



3  
 2025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六  
 责编:田金凤  
 校对:宋春华  
 美编:黄圆圆

# 到石头上去看海

□杨犁民

这是一片石头的海洋,而每块石头里,又都藏有一片远古的大海。
 这里的石头,全部产生于寒武纪,且带着寒武纪的深深烙印:每块石头上,都开着大大小小,来自5亿年前的地球形成的万千花朵。
 这是地球日记,生命足迹。

事实是,这些开在石头中的花朵,乃是5亿年前,地球上的古生物形成的化石。而5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经历了地球不安的剧烈运动,这些海洋生命,最终沉睡于无数的石头之中。随后,地球翻身,山脉隆起,它们也跟随大山浮出海面……

这些来自5亿年前寒武纪的生命,如今以如此独特壮观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让5亿年前的生命奇迹,带给人类深情的问候。

每一块石头,都在时间的源头上,缓慢生长,每一朵石花,都初心不改,回望过去,回忆大海。
 令寂寞,开出花来。

这里石头上的大海是红色的。
 我是到了这里,才第一次听说粉黛乱子草,这个名字。甚至一开始,我把名字也看错了,看成了粉黛乱草子。
 一场世间美好事,读来却如乱草子。
 一到秋天,这里数公里长的石头上,铺天盖地的粉黛乱子草开了,开得如火如荼,开得山谷迷漫,开得如梦如幻,开得欢欣鼓舞,开得令人无法呼吸。
 粉黛乱子草耐干旱、盐碱,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壤,都能恣意生长。纵是这片5亿年前于海洋中隆起的石头,也成了它不离不弃的故园。
 这些开花的石头上,除了数亿年前开出的石头花,更有粉红粉红的植物花。石花犹未老,草花年年开。
 粉黛乱子草虽生于贫瘠,却有意想不到的爆发力。一丛丛,一团团,一簇簇,心有千千结。它们绵延开去,堆在眼前,浮于天边。人坠其中,如入童话,似进诗

里,不免心生缱绻。
 石上花开,粉黛已乱。一个人来看粉黛乱子草,是可怜的;两个人来看粉黛乱子草,有欢喜,也有危险;三个人来看粉黛乱子草,则必生孤独。
 想起白居易的《夜雨》: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粉黛乱子草,是干旱身体上开出的思念之花。是火红的爱恋,要打动5亿年的铁石心肠。

这里石头上的大海是绿色的。
 生命有时候真是无法想象的神奇。这里的石头,每一块都像水洗一样干净。可是偏偏就有一种植物,铺天盖地地长在这些石头上面。这是一种十分矮小的灌木。针形叶片,长了千年,也不过一米高矮。
 这种植物叫南天竹。
 我不知道这种植物起源于何时,想来也是很古老的吧。它的树根,深入石头下面,穿过无数阻碍,才得以吸取到水分,应该也是深不可测的。
 南天竹名竹非竹。但却有竹的外形,竹的优雅,竹的精神,竹的气质。它们长在石头上,华盖如伞,伞下是铮铮筋骨,虬劲、苍老。
 每一棵,都是天然形成的盆景,无需雕饰。
 深秋到来的时候,南天竹结出红红的果实,叶片也渐渐变红,与黑褐的石头映照,与连天的粉黛相接,汪洋恣肆,映红了大片天空,燃烧了整个山谷。
 然而更多时候,它是绿色的。仿佛要帮助石头,回到5亿年前的大海。仿佛要用一场绿色的雨水,唤醒石头的回忆。
 但这种植物,不可能起源于大海。只能是山脉隆起之后才生长出来的。那么这些植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也许是鸟儿带来的吧。鸟儿在天空飞累了,还是飞不出这片疯狂的石头,于是播下一些树木,让自己停靠歇息。
 石头上没有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

经飞过。
 三
 这里石头上的大海是白色的。正如你所想,这片白色的大海来自天上。
 这里地理上处于云贵高原的边缘,海拔也是适度的。谷底海拔大概七八百米,四周山峰皆在千米以上。这个海拔,刚好适合白云大片大片生长。
 知识说,云是在天上生成。但是在这里,如果只是用肉眼看的话,白云就是从这些丛生的山峰上生长起来的,就像蘑菇一样。
 多少年了,当地人就地取材,在此用5亿年前的石头,堆叠了无数傩面神像,也堆叠起了一座座傩戏城堡。石柱高耸入云,神像慈眉善目,城堡巍然挺立,就像是史前时代遗落的故城,又像外星生命留下的遗迹。
 从清晨到黄昏,这里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有白云在疯狂生长。
 它们有时候停在山峰上,有时候靠在石柱顶,有时候缠绕在神像四周。有时候,它们变成了石头,整整一天,动也不动。早晨是什么样子,中午还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它们变成了狂风,在天上云卷云舒,翻来覆去,变幻无常。
 很难说,这里的白云和其他地方的白云有什么区别。但是白云下的那一大片裸露的石头,石头上凭空长出的那一大片粉红的粉黛乱子草,是别处的白云不曾覆盖的,是别处的白云不曾君临的。
 白云与粉黛,互相映照,互相凝视。仿佛白云也染上的微红,仿佛粉黛也涂抹了雪脂。
 兴许是,由于海拔的缘故,白云压得很低很低,伸手可及。有时候眼看就要和地上红红的粉黛乱子草连成一片了。仿佛一片红色的海洋上,漂浮着无数巨大的浮冰,又仿佛一场千年未醒的梦境。
 坐在石头上,相伴乱子草,看白云苍狗,任时空更替。
 天上人间,不过尔尔。
 如你所知,这里,便是酉阳板溪叠石花谷。

# 等我的春天来

□吴昭儒

初阳  
 把光筛成  
 无数游动的金鲤  
 在刚斟满新绿的叶脉间  
 嬉戏

我奔跑  
 将碎樱香气  
 连同急促的呼吸  
 一并钉进  
 身体的裂隙里

步频切碎时序  
 未来坍缩成  
 脚底飞起的  
 一粒砂砾

当此在的绵延  
 突然卡进  
 无限增殖的帧率  
 破败的魂灵里  
 便轰然长出  
 整座春天

雨季长晴

我的世界总有雨季  
 而你的伞在长晴

我想  
 一些故事注定停泊在此刻  
 停泊在站站长椅的沉默里  
 在湿润空气缓慢的浮沉里  
 在雨季漫长不绝的滴答里

风从领口灌入  
 如同光的碎屑灌进深谷  
 当阳光在你白色衣衫上闪动  
 当清晨的初光  
 柔和而明媚地  
 落进我凝望的深处

一切似不真切  
 像你伞下暂驻的晴朗

郁金香花开时

垂暮之年  
 你我坐在庭院深处  
 风轻轻,吹动满园郁金香的香气  
 那是你最爱的花  
 我不确定你是否还会在我身旁  
 却早早种下了它们——  
 只因偶然听你说过一句  
 喜欢

岁月温柔如你  
 你依旧高贵,像晨光中的露珠  
 而我,悄悄学会了低头  
 在泥土中一遍遍挖深  
 把思念种得更牢

终于有一天  
 郁金香静静盛开  
 它们圣洁、美丽  
 宛如你站在光中微笑的模样

我便循着这香气  
 轻轻叩响了一扇又一扇人间的窗  
 想问一问  
 是否有人——  
 曾遇见你那样温柔的春光



红柿傲霜

陈碧生摄

第 1142 期

# 红阳雀

□南风子

(接上期)
 老江西轻轻拍开他的手:“莫急,马上就
 好。”他最后调整了一下吹孔的位置,将笛子举到唇边。
 起初是几个干涩、不确定的音符,像是刚学飞的雏鸟。但很快,一段悠扬婉转的旋律便流淌出来,像山间的清泉,瞬间驱散了午后的沉闷。那调子红阳雀从没听过,带着明显的江西采茶戏的味道,欢快中又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乡愁。
 笛声像是有魔力。原本躺着小苏一骨碌坐了起来,眼睛瞪得溜圆。附近几个正在擦枪或者打盹的战士,也纷纷抬起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意。就连在溪边饮马的马夫,也停下了动作,侧耳聆听。一时间,溪水潺潺声、马儿偶尔的响鼻声,都和着这笛声,构成了一幅奇异的画面。
 一曲终了,短暂的寂静之后,有人带头叫好:“老江西,再来一个!”
 老江西嘿嘿一笑,也不推辞,笛声再起。这次是一首更为激昂的曲调,节奏明快,像是战鼓在敲打。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班长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虽然有些跑调,但声音洪亮:

“哎呀来!炮火声来战号声,打个山歌你们听……”
 他这一唱,像是打开了闸门。另一个来自湖南的战士扯开嗓子接上,唱的是湘西的山歌,高亢嘹亮,带着山野的气息。接着,贵州的、湖北的、四川的……各种方言,各种曲调,都跟着笛声的节奏,混杂在一起,虽然不那么和谐,却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有人拍着大腿打拍子,有人用筷子敲打着搪瓷碗伴奏。就连一向严肃的连指导员,也远远地站着,嘴角带着笑意。
 红阳雀听得入了迷。他没想到,这些平日里严肃甚至有些沉默的叔叔伯伯们,竟然藏着这么多好听的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红宝石口琴,心里痒痒的。他看到老江西对他鼓励地点点头,终于鼓起勇气,掏出了口琴。
 他深吸一口气,试着跟上老江西的笛

声。起初有些生涩,但很快,口琴清亮的音色便融入了这片音乐的海洋。他吹的是龙溪镇赶场时听来的小调,轻快活泼。笛声与琴声一唱一和,一个苍凉宽广,一个清脆灵动,交织在一起,竟出奇地和谐。
 小苏看得心痒难耐,他不会乐器,便站起来,学着过年时看到的舞龙灯的样子,扭动着瘦小的身子,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个年轻的司号员也凑过来,用号嘴吹出简单的音符加入合奏。霎时间,小溪边成了一个小小的露天音乐场,疲惫和饥饿似乎暂时被这喧闹的音乐驱散了。就连溪水中的几尾小鱼,也仿佛被乐声吸引,在浅水处游来游去。
 老江西吹完一曲,放下笛子,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对红阳雀说:“小鬼,你这铁皮盒子,声音蛮亮堂嘛。”



他拿起那支自制的竹笛,爱惜地摩挲着。
 红阳雀用力点点头。他看着老江西那双因长期劳作而变形的手,看着周围战士们一张张虽然消瘦却洋溢着笑容的脸,心里暖烘烘的。他想起白鹤先生吹口琴时专注的神情,想起老漆王在山林中苍凉豪迈的山歌。音乐果然不只是好听,它真的像白鹤先生说的那样,是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让人在饥饿时忘记饥饿,在疲惫时重获力量。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溪面,把每个人的身影都拉得长长的。集合的哨声响起,战士们迅速收拾行装,重新列队。短暂的欢乐结束了,前路依然漫长。但红阳雀觉得,自己的脚步似乎比刚才轻快了一些。他小心地把口琴擦干净,放回贴身的衣袋里。
 (未完待续)

